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八

宋涑水先生集明趙南星王世貞編纂

秦紀謂今故係例分註列國君名年號於甲子下後非正統者兩行分

山東之得志
有三

毛公薛公說
信陵君

信陵君敗家
河外
附桓文

信陵君敗家
河外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而致富彊廢井田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謚法睿圓克服曰莊辟地有德曰襄甲寅秦三十六歲十六歲八歲三十一年趙十九韓二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退至函谷而還書法追至山谷何慈秦也自昭襄以書河濱經無忌之授書大破秦軍至是書追至山谷時蒙骜子也蒙骜之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故以大梁別之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驚於河外陝華二州河之

蘇頴濬曰無忌用侯生之計盜兵符擊秦救趙成桓文之功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還魏至是秦兵攻魏毛薛勸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師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縣名屬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大夫而使之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東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享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反還報也言使者以辭還報信陵君已全也無違臣之義矣豈可使告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金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縗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曰卿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五月秦王薨子政立年十三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

而嬴氏先王信哉言于

胡致堂曰自呂不韋之策用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孝文立三日而薨莊襄立三年而薨何其遽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盡死於呂也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何如

同不從
命安陵君負廢太
府之憲信陵君避舍縉素

秦鑿涇水為渠

始皇帝名政姓嬴氏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遂并天下即帝位凡十年都咸陽今西安府始皇既立恃嬴秦之富彊滅六國并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乙卯秦王政元楚十七歲九月三十秦鑿涇水為渠韓欲渡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為

秦萬世之利

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乃使卒為之注墳闢之水溉烏國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一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一年趙王薨廉頤葬魏趙使廉頤代魏取繁陽孝成王薨葬襄王立使樂毅伐頻頤怒攻之遂出轟魏

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頤尚可用否頤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頤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趙將軍尚善飯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頤之三遺矢矣矢與床同言坐不久而大便不禁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頤於魏頤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以趙士卒素早於楚

北邊良將李牧以全取勝

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乃使卒為之注墳闢之水溉烏國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庚申秦六

後來者愈出
愈奇

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伏誅下則太后之運為有名而非半氏無罪之比矣茅君進諫復為母子網削去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言云固嗚乎嚴哉

陳蕃室曰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所以彊爭之士積尸盈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

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烹煮者其亦幸免哉

郭大有曰嫪毐與太后淫亂始皇欲殺之蓋為天下宗社討賊也當是時茅焦曰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彼嫪毐瀆亂天倫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妒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

名哉佳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可取立言則非也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歇以君人自得本不足以相人時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子且君嘗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

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

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洩其譖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春申君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於邪謀而包藏禍

甲子秦一楚幽王悍元十六年魏十一年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秦大索逐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

除其令書法議并天下者李斯也從秦亡者亦李斯也何時賓客曰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耳請一切逐之

於是大索逐客卿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者其先春秋東得百里奚於宛元从於迎蹇叔於

宋百里奚叔叔岐州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不豹自晉奔秦公孫支即子孫也是秦人時游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人時遊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

服至今治福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置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

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豎黑

其頭黑也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齎詩達也言為盜齎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謀兼天下

史臣曰嗚嗟李斯逐客之晝其始皇兼併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夫特四皓伏生鴻臚冥客

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辯別淑慝且坑儒焚典尊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子二世而亡噫客固不

負於秦斯實負於秦矣

丙寅秦十三楚三歲二十趙秦呂不韋徙蜀自殺不韋與太后通事

李斯實負秦

胡致堂曰秦王致不韋書曰君何觀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善胡不知禮義尚且盜賊正世惡族類之龐也而況諸侯士何羸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賣生販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柏翳宗廟至是而終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問韓非說難
孤憤五蠹說

君子以禮動
而義止

君子親其親
以及人之親

胡致堂曰秦王致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善胡不知禮義尚且盜賊正世惡族類之龐也而況諸侯乎何羸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賣生販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柏翳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音後言遊孫直不五蠹音如言政治事有五蠹之害有五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智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經省其辭則不然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獨此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大王試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無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成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謂之下

史自殺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智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經省其辭則不然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獨此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益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子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奉謹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年秦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十六年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穎川郡

壬申秦十七年秦王翦伐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

趙國危若累卵可以捐延易志之命而無蔽殺之果何為哉

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周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秦十一年春王翦伐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趙國危。若果有將，則可以殺之。豈延呂刻之命而無故殺之，果何為哉？

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一十七魏十五趙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室威加彊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
沙丘宮侯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趨於三晉為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謬而棄廉頤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
為長都矣

荆軻與蟲媒
同科
燕丹使荆軻
刺秦王

荆軒劍術何如
白虹貫日

燕丹楚白公
勝之流

天下之利也。首使工以藥燬之。出如人血，乃道軒入秦。軒至咸陽，秦所都也。王大喜見之，軒奉圖進。圖窮而匕首出，劍出匣也。把王袖揕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衣絰，軒逐之，環柱走。左右以手搏之。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拔劍。故左右以手擊軒。王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謂解其體以徇也。於是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漢書曰：秦滅燕，徙其民於河東。又前有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子房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違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近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可歟？

趙雪航曰：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可。韓趙先為所滅，勢必及燕。燕丹以宗社憂而為此，其志豈得已哉？故刺而幸中秦王，扶蘇以嗣位，慈善而賢，必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奈何彼蒼弗佑，然秦為虐卒使并存，豈非天耶？溫公謂丹挑怨速禍，以取滅亡，愚謂燕當時不舉此謀，秦王肯存燕乎？且時三晉稱藩，荆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豈遺荆軒挑怨，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可矜矣。爭雖然，丹與軒之智之才，未可與子房同日語也。

秦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特軍度用幾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丙子，秦二十二年，楚三十六年。王翦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翦，子良，音奔。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患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寢身大梁。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秦還，秦時王翦已謝病，王自詣強起之。使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笑曰：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恒中，不精思也。而不信人。今空室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王翦請田宅
將軍乞貸已甚

投石超距

張范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使秦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破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丁丑秦二十三年楚四四年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久之間。軍中戲。子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距猶言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虜王負弟。遂滅楚。

蘇東坡曰。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矣。二世而敗坐此也。

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翦襲齊。王建降。遂滅齊。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后勝齊相名。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胡致堂曰。秦之得滅六國者。在之臣大抵設計策能攻戰而已。仰開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攻戰又皆出秦下。宜其為秦所并也。

至是王翦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齊民莫敢格者。○秦使陳馳秦者。謂胡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愚而不悟。秦人賓客之交間。金賂勸朝秦。不脩戰備。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翦降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

以五百里之地。齊王建遂降。秦遷之。共音。秦地名。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邪住。建共者客耶。客陳馳。謂胡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愚而不悟。秦人賓客之交間。金賂勸朝秦。不脩戰備。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翦降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之歌。至今可為於邑矣。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暮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至於賴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敢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憚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二晉亡。齊益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既晚矣。秦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楚。盡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拙於取楚。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待堅不撫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韓信。白起。

不能支。而况謝玄。劉牢音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丘瓊山曰。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於建國。已非初封之舊。然先王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線之存也。始皇立。首滅韓。次滅

趙次滅魏次滅燕次滅楚至是又滅齊嗚呼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國親侯之制自此以後永無可復期矣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皇帝之號命為制除拜遺令為詔布告申自稱曰朕自此專追尊壯襄王為太上皇

王鳳洲曰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今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已罕漠地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然而功足言也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曰帝曰王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必也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

春秋繫王於
仲尼尊周立號
春秋不惑矣

除謚法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以至子萬世之久而其傳止於二世遂亡何哉蓋以秦氏并存之後雖改紀易徵脩仁行義猶不能保其有國況以殘暴之乎其不二世而速滅信有由矣

胡致堂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出私意獨見也考德行之實為天下萬世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吝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職也林之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謚法而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矣嗚呼若始皇者可謂大愚者也其自以為謚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於萬世之無窮吁胡可得哉

鄒衍著五德運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人未之急於去而天下文其毒也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尚黑以水德屬北數以六為絕水終數六十為符六尺為步愚謂始皇徒知人水能勝周之火曾知周之仁恩結於民心而未深者皆得斬未揭竿以揚秦之不仁乎此所以僅及二世國亡族滅也

尹遵昌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况以十月為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徙豪傑於咸陽
李斯諫分封

陽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舊謂兵器何據私也一法度從豪傑於咸陽水相綰等謂富貴也王言盡齊刑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

皇下其誠廷尉獄官也治獄責李斯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其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鬪戰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置王則攻而求其富集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會稽郡陽郡平陰縣廷尉

太康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水制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收天

副車
張良五世相

晉書徵士張承業在平津韓亡而張良書

心在平唐唐敗亡而張良書

唐時進目一

字之復廢矣初韓人張良

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

也御物必伏

伏擊之者始皇誤中韓副車從車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發明志在報君之仇願目予之故其善法如此然呂政是時數召四

無有為呂政同仇者偶詔者棄市而狙擊之仇復免教誨秦法果嚴乎

張良為韓設
張良為謀甚

深漢子房一擊之

力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胡致堂曰張良區區於此豈為利哉蓋欲以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也或者以良年老輕奮一擊之怒以僥倖其成而不能隱忍以就平大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苟得呂政斃於一椎則其心愜矣餘亦遑恤或者又虞其敗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十來萬騎之眾僅椎奮擊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也視呂政如置中狐鬼何獲敗之憂

子房有儒者

半

氣象亡秦者胡

秦長城

亦慊矣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符職曰亡秦者胡也謂胡亥乃胡亥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河南並匈奴地今謂之新秦中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縣名音治至遼東延袤長延也南北萬餘里威振匈奴書伐胡始此丘瓊山曰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盧生亡秦者胡之讒而興無名之師豈所謂不得已哉內政不脩區區於外侮之禦方

至於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之功而築長城非獨不仁蓋不智也雖然使築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脩補之功世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也哉

丁南湖曰始皇所為皆過但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惟責其殃民之罪豈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耶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諸臣又面說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黑頭之民也更名民曰秦首猶言黑頭之民也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其法也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

李斯上書

而學古

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

謂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更
乃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事功之
一時之私意付之烈焰，以燬于萬世無窮之恨。秦之罪上

皆詣守尉爭燒之有偶語詩書百家語如令律劍則升人市於皇甫也。以古非今者族爲師制曰可。時無道之罪十數如凜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可一時之事也。雖其後能者如革革其族皆可也。若詩書百家語大建置議論之詳精十萬年之久而後備者顧快通于天矣。此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也。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李斯率秦出
於荀卿

苟卿自許太

小疵

滅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時之私惠付之烈焰以賊于萬世無窮之恨秦之罪上通于天矣此始皇之所以為萬世之罪人也

蘇東坡曰昔者嘗論李斯事荀卿既而減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是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選取為異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慢不遂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胡致堂曰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疵豈知荀氏之學自不醇耶何也人性至善而卿以為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為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此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賤霸益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怪也

己丑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除治也直道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道九原今曹州抵雲陽抵雲陽北雲陽縣是斬山堙谷也千百八十里數十不就○始皇以咸陽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上林苑在陝西西安府城內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同曲也言殿之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復隱宮刑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徒刑從奴役也以者七十餘萬人始皇竭民財力作阿房宮蓋欲終身安宗之業也始皇渴水據之以爲萬世之鑿也

蒙恬相與議始皇因亡去也始皇大怒曰諸生在咸陽者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告訐乃自除謂之義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屬陝西今書法秦所以亡

丁南湖曰扶蘇之誤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敵甲之流亞乎及以僞詔自殺不敢復謂又頗似由生者也使無監軍之出而獲罪沙上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豈天道哉故天使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矯制之路然則非趙高之得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丁南湖曰扶蘇之諫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啟甲之流亞乎及以偽詔自殺不敢復謂又頗似由生者也使無監軍之出而獲罪沙上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宣天道哉故天使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矯制之路然則非趙高之得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胡亥也。胡亥晦以獨立，以長子扶蘇在外，追扶蘇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

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股盡誅石豪居人燔其石。按史記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兩年持望遠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明年

按史記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遺使者曰為吾遠高池君明年

使相龍死言設置其壁去使者奉璧具聞上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過

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

始皇薨也

言明年始皇薨也

劉友益曰東郡石墳或刻諸語則人力也趙明年而言亦驗益雖人力而天誅之意實寓之徒盡殺石旁居人庸可免乎

辛卯三十七年帝天性剛戾自用事無大小皆決於己至以衡石量書_{新秤衡也石秤衡也}日夜有程文書日夜處不得不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篤七月崩於沙丘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令喪獨胡亥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見斯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_{愚謂扶蘇賢太子也蒙恬賢將軍也當胡亥矯詔之時恬握重兵在外且得賢而監制之使能倡明大義}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_{不書即位而曰襲位者予其薦謁自立也}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_{在西安府臨潼縣因驪成所居故名也}以後宮無子者殉葬_{秦法后坐以人從死至秦二世欲}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_{按始皇生子而卒}外將兵蒙恬常居中謀議始皇病於郎中遺骸還鷗山川至于沙丘而崩

人蒙恬明於人臣之義

溫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人臣之義雖無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蘇東坡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焚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脣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忍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聰慳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夫以忠恕為心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丘瓊山曰秦得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得國益亦異乎晉隋矣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虐用其民濟之於閏位不復比數焉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嘗一書焉其後也書周文伐秦與夫書秦兵圍沛公與廣淮與秦戰之類其書惡則亦無以異於六國末之前嗚呼朱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名予之而實不予以也

賢主所能行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驥六驥過決隙吾欲恣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以為變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皆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

真西山曰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淫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

其間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水投石卒之刑戮皆為怨叛起二世之身且亥及然猶燃燭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復作阿房宮書後何謾不愛也用民甚矣陽廟之亂始於此盡徵材士謂有材力之士五萬人屯衛咸陽

七月楚人陳勝涉吳廣字叔起兵於斬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

假王擊咸陽陽城令宿人陳勝是今太白人吳廣起兵於斬涉在涉少嘗耕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

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是時發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須在閭左者盡發之戍漁陽今冀州是郡九百人屯大澤鄉在沛

縣勝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眾皆從之按勝廣從者皆意欲驗鬼成竟乃丹書帛曰陳勝王宣人所軍魚腹中夜驚大作狐鳴由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為用者乃詐稱公子扶蘇始皇長子無罪而

知其眞贊之良將或以爲死或以爲亡或以爲天下倡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李信伐入據陳縣名今陳州屬陳中父老請立勝為

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自為樹黨與為秦益敵敵則力分與衆則兵彊與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苦秦法爭

殺長吏以應涉此下叛秦之始也秦禍生靈極矣卒下之民不勝憤怒因而起兵楚有吳廣景鶴趙有武臣趙歇齊有田儋田市魏有有

魏咎趙高起於燕成立於韓梁籍起於吳當時稱王以復六國之後者非止一勝獨害陽者勝其倡也吁以平日服役半我者一日起而為仇

厭大豈無故而然哉

陳勝空曰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縉紳先生樂抱祭器歸之耳餘房君又皆說以興王之業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而至敗蓋

天下苦秦之暴故家道俗豪傑人士喪氣益盜乃至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

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謁者行人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即叔上問之對曰羣盜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楚陳王以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二千人徇趙使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八

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號明勝廣起草莽本不足以圖書而書楚若大國然者導楚所以惡秦也謂之龍顏見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沛邑名今沛縣劉邦字季隆準龍

顏準音准鼻也顏額也謂之龍顏見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業當錄音也

太丈夫當如此
東南有天子
氣

文夫富如此矣。有單父屬齊善蒲人，名呂公。史失其姓，相應云姬。字叔平，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呂后聞之，謂季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吾故啖之，令其不疑而妾也。」及呂后即位，時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鎮也。季自疑亡匿焉。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祐於天也。三章之書，必出碭陽之宮。」碭陽，唐之縣界，臨淮郡碭陽縣屬梁國。公之書市也。

沛公之助於人也。天啓其兆而故從往常得季。沛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時令皇帝驪山郡作徒多道亡。逃人決其檣。則漢葉之興也。固宜從往常得季。

大蛇當皇帝李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音喻老嫗也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拔劍石頭上血凝成金也故云白帝子劉亮之後竟火德故

漢書曹參傳參曰：「沛公萬世之主也，吾能輔之，猶可。吾自知不能，願歸休矣。」

史記卷之三十一
君為秦更。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謚亡在外者以劫衆。不敢不聽。乃召劉季。時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閉城門。

拒之李乃書帛付城上遺市父老陳其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守令開門迎秦立以為市公。李書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若侯並起，此其天授也。」

指之季不喜。爭場上遺涼父老。問其利害。父老曰。季子第殺之。門戶遠。季立以為汗公居沛。盡共誅令。擇其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令。開門迎季。敬以為沛令。季曰。恐吾能食哉。貢下。以所殺它首。亦帝子也。公情實罪焉。

○父兄子弟顧更相推擇可者父老皆曰平生聞世諸公名者多也而子房可以所殺蛇者亦帝子故也蕭何爲漢室之重器非不有功於國矣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高祖與秦將軍得卒之蕭何開國焉。功曹參承家世延炎祚真不偶然矣。

陳龍川曰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以狀貌求也說者謂呂公相高祖以其龍雀美影預得之噫求之

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

是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

史臣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夜哭之言涉於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首符司馬光曰旗幟首亦由

文曰數三韓蠶之主必有之者加在先主當濟於此謂天作也。司馬法曰君子令行則國昌。蓋執事之德曰謹勤若勤則無怠矣。馬曰於師子亦曰

此段文字是對《通鑑》卷一百一十一中唐玄宗與宋璟的對話的評述。原文說：「玄宗謂宋璟曰：『卿諭朕，應皆信矣。』子之言，我以爲誠也。』

蛇而托其詭怪之辭以奪天下之人心既陳勝吳廣草鴻臚之故智也若白帝子與指秦而言則今日朝之今日國統命絕何為二女事二十餘年二十載人道也卒莫之能制下無其制上一脉之共之食出烹而死一脉之吳三桂之助其成二

世傳之子孫且二世弑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李無與焉何赤子之斬竟無取驗耶噫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

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梁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籍避難。兵卒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

秦郡名今浙
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

以應使梁為將，梁乃使稽劍斬頭取其印綬。自以為不果，自為不當，以稽為將，副將徇下縣邑。○劉備同起兵者也。劉備中光武也。

以應付之。其不作義，指揮軍事，立保其白，無自知。舍舊守以新，亦有失也。猶

田信起兵於齊，信者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畧河地，廣自立為燕王。武臣計之，燕所復張耳謀反，人情之敗為無設。賈誼言平生，見韓將軍與呂后謀十家可曰：「凶口」。召其父，欲以次日攻尋其二十一家，不以爲然。

耳隣餘人請之執兵無殺有廄養卒往見趙將李良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大曰君

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張耳陳餘各欲自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君乃因趙王此兩名爲所欲

趙卒以兩質王意語燕

王

賢主行督責

之術

雨君羈旅難

獨立

立趙後可就

功

英布歸真

而

號召

謂

沛公得張良

以爲庶將

張良以兵法

說沛公

敗走其御

賈殺陳王以降

○秦攻陳下之呂臣

走得矣

布軍還復取陳縣

立者六人也

豈城在新

姓英氏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陳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十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蔡楚皆出○沛公得張良以為廩將官書法不書張良歸沛公問其故良曰良欲復報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房太公兵法有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神氣伍倫禮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治天授故縱從不去發明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从之之項梁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治天授故縱從不去發明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从之之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陵人召平爲楚徇廣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渡江東陽少年起兵欲立史陳嬰爲王嬰母曰舉得太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梁遂六七萬進擊秦嘉景駒殺之召別諸將會辟今屬山東充計裏沛公亦往焉居鄧音勸今無爲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至今憤之故楚南公楚人名曰楚雖三戶淮水亡秦必楚也後項梁果滅二戶淮亡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如韓之飛起也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後魏之孫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項梁自號武信君張良亦說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漢元年羽殺之一下南湖曰范增勸梁立楚後爲謀而不為楚詭計也張良以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豈獨挫邪意天不久賴耳○章邯擊魏齊王倍及定將項它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軍殺齊王倍魏王咎自殺其弟豹亡之楚楚懷王子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爲魏王田榮收之儻除而東走東阿秦縣名今屬濟寧州府章邯追圍之武信君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

秦下左丞相李斯

要斬夷三族

以趙高爲中丞相

書法書下李斯更何非其罪也然則斯無罪

斯固有罪矣秦殺之不以其罪耳

即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

恐大臣言之方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侍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平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音詠猶也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音詠猶向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奏事斯至上海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斯子名由為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尊宮之高安為反經論斯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子曰吾欲與

彭越以兵從

沛公

誅最復者一

人

鄼生畏

耳

沛公輒洗見

鄼生

陳留天下之

沛公駕馭英

雄之術

殺李斯以其罪皆趙高之誣害也然斯平日不務明政以匡主乃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號高廢嫡立庶以致諸侯之叛而晚節賴以諒納忠誠亦未矣斯誠可殺也但夷三族則太甚耳○項梁與章邯音戰於濮陽破之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與秦軍戰於濮上名又大破之殺益韓秦有驕色不義謀曰戰勝而將驥卒情者敗臣為君畏之翼帶聽乃便義便脅道遇齊使者高陵石顯發義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殺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必及禍二世惡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數請救於楚時高陵君願在楚謂楚王曰武信君之敗宋義先實乘之夫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悅因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卿子謂卿之子也時人相戲專之解上言功冠諸軍之上也○擊章邯於定陶沛公伐秦遂滅秦所以彰其名義之正也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闕謂不以入獨項羽怨秦殺項梁晝晝身願與沛公西入闕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慄悍猾賊○懷王也害而殘賊也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言撫大義而西往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遺獨沛公寬仁長者可遺懷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發明○漢唐得天下若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畜名沛公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德以沛公宜矣唐祖為隋臣子君臣名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也

諸事留司馬

門三日

沈船破釜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漢祖之興也方懷王遣將入闕諸老將以素寃大長者而心歸之此亦所謂仁與甲午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我而代之大破秦軍廩其將王離其以下犯上之罪也書矯殺正其專橫無君之罪也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敗行而西必舉秦矣因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懶項羽曰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何敵之有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即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沈況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既破秦軍諸侯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尹起草曰邯鄲之拔書大破秦軍而呂后奪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趙雪航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幸驗其言楚懷王即以為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懦怯無謀更可知矣項羽勸其進兵乃欲待秦

趙戰功之疲，以來其弊。此所謂徐觀龍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利。同一意也。乘弊之說，施於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是時趙國新造強秦，兵力逾其十倍。危殆之機，在於呼吸之間。韓楚之敗，正如枚蛇添足，可俟其罷而承其擊。誠及飲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累言傲然，弗聽向非。羽即帳中斬之，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又有長平之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楚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

先儒言其矯殺卿子冠軍以咎羽，不亦過乎？

二月，沛公北擊昌邑（在曹州）城，武縣過彭越，以其兵從

（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趙為長，謝不願。強請乃許之。與

沛公乃悉地收散卒得千人。沛公拜趙為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沛公使鄒食其說陳留下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固縣），高陽人鄒

人至是以兵歸沛公。沛公拜趙為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沛公使鄒食其說陳留下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固縣），高陽人鄒

食其（音歷食音異其音基）為里監門（監門中）中，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旅食其食，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奇所願。從遊騎士曰：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帶也。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漫溺少使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沛公使人召酈生生入

謁，沛公方倨牀（謂漫几）而坐。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輶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問

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古州今開封府）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

其城中又多積粟，宜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言我請得為使而使之可令其歸伏使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史記：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令意不從。酈生留宿，夜半時斬令首，報沛公。沛公喜之，乃下。

楚遣沛公伐酈生，留號酈食其廣野（廣野在河內山陽縣）君為說客，使諸侯。

沛公寬大長者，沛公名義甚正。

四月，沛公南攻穎川（郡名漢屬汝南郡之改，取之。因張良逐略韓地，良名兵從沛公畧南陽郡（屬荊州東北南陽守，音蠻郡守之降）。

無不下者。所遇亡（母）得國祿（音昌陵周故許昌縣，秦氏皆居之。王離軍既沒，豈有餘？原地名在鄧縣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在邢州平陰縣南）。秦兵數（音胡）二世

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官垣內，兵衛所駐四面。趙高不見，欣走還報曰：「高用事於中，下

無可為者。言不可復為軍旅事。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上。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乃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欣將秦軍為前行。前也。

二段俱通鑑。

朱沛國曰：「壅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之役，邯與羽猶以雙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世不加誚謹，趙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咸陽，

無滯留之苦。則邯未必降楚。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衆也。且掃一國之衆，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音急）亡也，宜哉！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獻或言馬。高因陰中（害）之，諸